

日军从金卫入侵的战略目的 及兵力部署

上海是我国东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南京的门户。日本侵略者为使中国不能派兵增援华北各地，威逼国民党政府投降，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遂决定在进犯华北的同时，再开辟一个华中战场。为此，侵华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谷川清向其统帅机构献计，欲置中国于死地，必须夺取沪宁杭地区。日军首脑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从国内抽调五个陆军师，由海军护送渡海，在杭州湾一带登陆，首先占领上海，尔后进攻南京。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其陆战队从租界对上海发动进攻，黄浦江上的日舰也同时开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

第三舰队根据司令部八月十二日第十二号命令，调集主力舰只支援陆上战斗，还派出所属航空兵四处狂轰滥炸。如八月二十三日，日机对上海闹市区的先施公司投弹，一次就炸死炸伤七百余人。

参与这次入侵的海军舰艇，除第三舰队外，还有第一、第二舰队的大部分军舰。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海军动用的舰只，仅驱逐舰以上就近七十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舰三艘（加贺、凤翔、龙骧），战列舰四艘（长门、陆奥、榛名、雾岛），重巡洋舰七艘，轻巡洋舰十艘，驱逐舰四十余艘，其它还有水上飞机供应舰、炮舰和扫雷舰等小型舰艇。可见，日本是全力以赴进行侵略的。

为了加强攻势，日军统帅部于九月份再派陆军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师团以及重藤支队来增援。十一月份又派陆军第十军和第十六师团分别在杭州湾和上海西北的白茆口登陆，企图从右后方和左后方包抄上海。

第十军由柯川平助中将指挥，下辖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共三个师团及第五师团的一部（国崎支队），共约十一万人，分乘运输船一五五艘，编成三个登陆输送队。第四舰队辖第八、第十四、第十八战队，第一、第四驱逐舰战队及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等兵力，也编为三个兵力群，为上述三个登陆输送队分别担任护航任务。十一月五日（农历十月初三）凌晨，第一、第二登陆输送队进入杭州湾换乘水域，五时十五分换乘完毕，在浓雾掩护下，开始突击上陆。六时三十分，上陆战斗基本结束，十时五十分攻入金山县境，然后分兵南北两路。南路向嘉兴、湖州方向进犯，准备直攻南京；北路直指沪杭线的军事要地松江，向昆山方向前进，以抄淞沪阵地的后路。

十一月十三日，日陆军第十六师团亦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登陆，攻占常熟，与杭州湾登陆之敌形成对淞沪地区包围之势。不久，上海即告陷落。

朱雪贤

（参考《舰船知识》杂志一九八三年第八期）

日寇在廊下乡扫荡暴行目睹记

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初三，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金山、平湖两县相继沦陷。日军限于兵力，只能在朱泾、泖港、张堰、金卫、乍浦、平湖等战略要地驻扎军队，控制其附近地区及交通要道。钱圩、廊下、新店、新仓、广陈等江浙交界地带成为“游击队”控制的“游击区”。“游击区”人民采取抗交军粮、进行游击宣传等多种形式与日寇进行斗争。日寇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又怕又恨，多次扫荡，妄图用武力压服中国人民。

一九三九年农历三月十七日中午，从朱泾、平湖两地出发的几百个日本兵，经六里塘分水陆两路由西向东直指山塘小镇（当时该镇驻有“游击队”）进行扫荡。山塘附近村民扶老携幼向东、南、北三个方向撤离避难。日寇发现后，用机枪向撤退群众扫射，枪声、哭喊声连成一片。驻在山塘镇及陈马村的“游击队”仓促应战。战斗打响后，日军分三路进攻：中路日军经邱庄村正面强攻；南路日军乘数艘机动木船沿山塘河直逼山塘；北路日军穿过邱庄村，越过化尘庵，绕道陈马村由北向南迂回包抄。三路夹攻，火力很猛，枪声、掷弹筒爆炸声震耳欲聋。当时驻在山塘及其附近的“游击队”由于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均较差，加上缺乏正确领导，没有统一指挥，因此无法击退日寇进攻。经过短时间交火，队伍向后撤退。日军击退山塘的“游击队”后，大肆烧杀抢掠，邱庄村、泥桥头、陈马村、南马、王家宅及山塘

镇的民房几乎全部被烧毁；村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家具、衣被、工具器皿、牲畜也付之一炬。方圆几平方公里上空浓烟蔽天；五六公里外就可看见一簇簇烟柱高耸云霄。日本兵象疯狗一般向避难人群猛烈射击，当时因烟雾蒙蒙，敌人视线不清，不少村民才幸免伤亡。唯南马村马范吾一家后撤较晚，其老母、妻子在宅后菜花田里被日本兵用机枪扫射击死，马范吾的妹妹也中弹被打断腿骨致残。山塘镇居民钟老头因年老体弱，来不及躲避，也被日本兵当场杀死。

下午一时许，我和胞弟昌燊跟一批避难群众跑至清德庵西约一公里处，看见一支约一百余人的“箬帽兵”（因其士兵每人备有大型箬笠帽，因此当时老百姓以箬帽兵称之），由北向南急行军，跑步奔赴前线。后悉，他们前去彭家桥，埋伏在彭家桥河西堵截日军；另有一支原驻在廊下以东的“游击队”闻讯也开往彭家桥西侧阻击日军。

下午三时许，汇集在山塘镇的日军在烧杀抢掠之后，又分水陆二路向廊下进发。他们沿途继续施虐，行至新桥以南，被早已埋伏在彭家桥西侧的“箬帽兵”等“游击队”阻击，战斗十分激烈。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双方均有伤亡。傍晚时分，“箬帽兵”和“游击队”向浙江方向撤退。日寇又从彭家桥至廊下镇沿途烧杀抢掠。

十八日上午，日军扫荡东移，我还亲眼看见从邱庄村至廊下镇东西四公里的上空黑烟冲天，几千村民无家可归。

翌日，有村民目睹彭家桥西首一座土坟旁躺着十二名战死的“箬帽兵”士兵，还有一名被枪杀的老百姓，惨不忍睹。

日寇妄图以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迫使中国人民屈服。但是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房子被烧光了，因陋就简重建；必需的生活条件丧失了，远近乡民互相资助。日寇的暴行只能激起我国人民的家仇国恨，激起我国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勇气和决心。

马 昌 火卓

刀砍“小铁鬼”

“小铁鬼”席福根（又名胡福根），是日伪松隐警察所警察班长。平时依仗敌势，巧立名目，敲诈乡民；强赊硬买，勒索商人；在赌场上赢了全吃进，输了摸出匣子枪“抢台面”。老百姓痛恨万分。

其横行不法、蛮不讲理的恶劣行径遐迩闻名。哄小孩时只要讲小铁鬼（或阿铁鬼）来了，正在嚎啕大哭的孩子会吓得马上停止啼哭。

当时有游击队长杨长根、陈阿书两人决定要除去“小铁鬼”。

那是一九三九年阴历四月底（单季稻插秧汛）的一天早晨，队长杨长根先派出沈阿小、沈阿赖（都是新农乡沈庄五队人，曾在松隐镇茶馆倒过开水）领路和侦察；又派出“分队长”张龙生（钱圩乡张家桥人）等十多人，身佩短枪，来到松隐镇西街，准备活捉“小铁鬼”；最后派出五十多人尾随在后，埋伏在松隐东市梢，作后备支援。

上午七点多钟，进入松隐镇，打听到“小铁鬼”昨夜去了松江，还没回来，于是几个人分散在赵雪亭、三和尚茶馆中喝茶、吃羊肉汤。

八点钟了，上镇的人熙熙攘攘，七、八个日本鬼子兵在张泾桥下巡逻。

九点钟了，一艘小汽船停靠在张泾河码头。“小铁鬼”跳上岸，带了两个人，急匆匆朝他小老婆房子走去。张龙生等在沈阿小的指引下，紧紧尾随在后。

来到牌楼口（现在家具厂东面，松隐旅馆附近），张龙生拔出匣子枪，喝令：“不要动！”“小铁鬼”一下傻了眼，站住不敢动。张龙生叫他跟了走，“小铁鬼”扳牢牌楼石柱，死耍赖皮，不肯走。张龙生恐怕时间长了，惊动鬼子，就用匣子枪顶牢“小铁鬼”耳朵边，扣动扳机，“小铁鬼”立即倒在地上。沈阿小、沈阿赖、朱阿大三人把“小铁鬼”死尸朝东拖到石槛茶馆（现供销社百货商店附近）对过，沈阿小在八师傅肉庄借了一把月斧，朱阿大接过，一刀砍下“小铁鬼”的头颅，向过路农民出了一元钱“借”了一只长篮，把人头放在篮里，叫沈阿小拎了，过松隐东街南星埭朝南飞奔；后备队伍也放了凡枪，扬长而去。

他们过百花渡到了干巷，把人头在河里洗一洗，就径直到钱圩镇向杨长根交差去了。

松隐日本鬼子听到枪响，就急电向各地鬼子告援。不久，松江、金山、亭林三地日本鬼子都赶来了，但已于事无补。最后只好把“小铁鬼”死尸装到金山，刻了一个木人头，出殡埋葬。

蔡仁甫整理

金山卫城隍庙孔庙合记

金卫城隍庙与孔庙，为我县名胜古迹。据旧金山县志记载，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至民国期间，虽年久失修，圯倾颇甚，但寻踪辨迹，尚可度其规模。一九三七年日寇登陆，金卫首当其冲；八年战乱，两庙几遭破坏，至今已荡然无存。若再不予记述，时移代革，势必湮没无考。爰将儿时所见，追忆于后，以供研究我县文史者的参考。

五十年前，如有人到金山卫，只要北至大石（查山），西过扶王埭，就可以遥望金卫城中，旗杆两根，挺然高耸，此即金山卫城隍庙的庙场。两旗杆之间，有面北照墙一垛，上有砖雕彩绘，怪兽名族。照墙面对城隍庙，祠奉城隍“炳灵公方”，据传即明初边将方明谦。

头门牌楼式，飞檐碧瓦，鸱尾翘棱，辉煌富丽。门口石狮一对，高与人等。从头门到二门，甬道中断，东西横贯小河，上有平铺小石桥，河边栏杆，全部用名贵雕花绿石镶成。

二门官楼外向，挺拔轩昂。面北为戏台，台上屏飞彩凤，柱绕金龙，甃甃匝地，毡上遗钿尚在，帷幕障天，幔中残谱犹存。戏台面对大殿，中间为一大天井，可容千人，两侧有看台。天井中央，铁香炉一座，高丈余，围数抱。由于每年三节（清明、七月半、十月朝）香市，进香者在炉内焚烧大量檀香，历久不烬，使终年炉体常温。

大殿层檐叠拱，画栋雕眉，气势雄伟，尝夜游至此，确有“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之感。中央神龛中供有神象三座，城隍居中，两侧为夫人象各一，略大于常人。靠左壁有铜钟一口，重可千斤；右壁架大鼓一面，即所谓晨钟暮鼓，可声闻数里。

大殿两侧偏殿，左为观音堂（已无神象供设）后为“船舫”入门向北，右泥塑“黑白无常”各一，身高与常人相等，均头戴尺许高帽。“白无常”口拖红舌数寸，面貌狰狞，靠西面东，站于二尺高神台上，身略前倾，使儿童及胆怯者不敢近前。再入内供有丈余小船两艘，船头船尾，皆塑有舟子数人，正在撑篙操楫。船内供官服神象数尊，一切设施，与真船无异，堪称维妙维肖。

大殿后仪门上方，建有“清唱台”，略小于前面戏台，而精巧则过之，楹联对，帘幌重，真是清幽疑玉宇，秀逸媲琼楼。清唱台面对后殿。

后殿虽小于大殿，而神龛中神象，与大殿相同，亦供城隍一，夫人二，此为行官”。大殿上为“坐官”，每年三节迎神赛会，后殿行官”请出坐轿，周游四门，大殿“坐官”，则坐受香烟，从不外出。

庙里匾额之多，实为罕见。从头门到后殿，无论梁间壁上，能悬挂之处，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匾额题字，以“有求必应”、“威灵显赫”等最为常见。有几块系当初地方官送立，如上书有“钦赐三品蓝翎金山营参将”某某等字样。后殿神龛正上方，悬有一匾，上题“冰壶玉镜”，落款“里人杨铭鼎献”。据前辈言，此匾系纯铜。初

铭鼎，金卫人，曾任翰林学士云。

再往后为“花厅”，楼上设城隍寝宫，有床有被，妆台溺器，一应俱全。当时花厅上已无任何摆设，惟厅前横贯木雕一块，宽有尺许，上雕“郭子仪祝寿图”，四层镂空立体，全景为一深院大宅，左前右后。墙门外大树两棵，一树上系马二匹，一俯一俛。墙门内甬道通厅堂，门开户启，可以窥见郭子仪冠袍玉带，夫妇高坐寿堂。上挂寿轴，桌列果品，婢仆各一左右立，下跪官服者二人。堂后一女子长袖依窗，侧身外眺。屋后有花园、楼阁亭台、假山花木，数女子游乐其中，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墙外一官人执鞭策马，后随伏役，抬有箱笼二组，行色匆匆。再后有山有水，树木扶疏。尽头处露出旌旗数面，以示尚有后来人。父老言，此额虽灰污尘封，知音少遇，但实为庙中无上珍品。

出花厅东北角门，过回廊，穿月洞，有雅室三间，名为“茶厅”。明轩临水，清静绝俗。每当朝晖初映，携客凭栏，品评卢、陆遗风，直可忘情怀、葛。

花厅西北有一殿，已废。殿南为“四面厅”，二层楠木结构，用拱斗从四檐叠向中央。故该厅有柱无梁。楠木特点，将砖片瓦片，用力推上，就被吸附，儿时每一到此，必然一试为乐。

四面厅再趋西北，有梅园，植梅数十株，并有樱桃树二棵，阳春三月，枝头灿烂，百鸟声喧。

四面厅南，有假山数处。最南一假山，上有小亭，亭中供一长生

禄位。二门前小河穿流至此，余皆地面坎坷，杂草丛生。西边与孔庙一墙相隔，过墙角小门，可以径入大成殿。

孔庙大成殿，其建筑规模，与城隍庙大殿相埒。环境幽邃宁静，游人少到。殿前古柏参天，更显得庄严肃穆。整个殿内，空旷无摆设，只正中供“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长生禄位，两侧为“四贤”、“十哲”（四贤为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十哲为子夏等孔子弟子。据说原供八哲，明、清以后加入诸葛亮、朱熹）。大成殿外两廂，即两庑，其内长生禄位林立，大多为孔门弟子，也有历代儒家的杰出者。据说最后一人入两庑者为清代平湖人陆稼书。

孔庙前围有红墙一带，门虽设而常关。墙门外两侧竖有上镌“无论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出轿”石条各一。东西石牌坊两座，下贯横街，街连正门甬道。对正门横街外，低洼一处，即“泮池”旧址。当年石砌池塘，石栏环绕，池中养鳊。泮池前代已毁。传说老鳊因不慎溺水，已南逃大海，逍遥于万顷波涛之中；又说因金卫日形衰落，炎凉趋避，虽蠢物也所难免，已迁往繁华昌盛之乡，安家落户。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正是老鳊不知何处去，空留衰草缀塘塍。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金山卫已沧桑巨变。石化总厂兴建后，原城隍庙、孔庙遗址，已划入石化北区，前后高楼林立，一派新兴城市的繁华景象。但在日寇八年侵华战争中，使两庙的古老建筑、珍贵雕刻，尽毁于兵燹，能不使人怅望旧墟，无限感慨。

曹明哲

继续征文启事

今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八年抗战的历程，是一部悲壮的史诗。金山地处东海一隅，日寇入侵首当其冲。日寇烧、杀、奸、掠的种种罪行，罄竹难书；而人民组织的抗日游击活动也时有所闻；至于临危不苟，坚持斗争，至死不屈，保持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更不乏人。为了不忘抗日战争中我县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为了纪念因抗日牺牲的烈士和无辜被屠杀的受难者，为了记取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政协文史组决定于九月下旬出刊《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在编印前，录取的来稿将在《文史通讯》上陆续刊印，征求意见，以后再择优编入“特刊”。

为此目的，文史组于五月二十四日召开了特约通讯员会议。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意义，各特约通讯员还表示了有力的支持态度。会后部分同志即刻投入了积极的调查并撰稿活动。

根据目前来稿情况，发展是正常的，通讯员的工作是努力的（如山阳朱雪贤、钱圩朱景龙、陆治钧等同志的来稿均几经筹划，附来路线草图为证）。不少同志撰稿态度严谨，如松隐朱子云同志写的《陈鸣人抗日事略》一文，几经与有关同志鱼雁来往联系、核实，故内容翔实，文史价值较高；漕泾潘梦村同志已来稿十篇，积极写稿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离编刊时间不足两月，“特刊”的内容充实与否将取决于通讯

员的积极性和来稿质量的高低。故特继续征稿，並补充要求如下：

一、凡曾参加过全民族抗战的各方面有关人士，都可参加这一征文活动。

二、征稿内容重述及补充于后：

1. 日寇入侵各种罪行；
2. 各类游击队抗日活动记实；
3. 游击队的抗日战斗事迹；
4. 爱国人士的抗日活动；
5. 个人或集体在日寇迫害中所表现的民族气节；
6. 汪伪和日寇的勾结内幕；
7. 汪伪和平军的罪恶活动；
8. 日寇经济侵略二、三事；
9. 个人受敌伪迫害中的遭遇；
10. 其它。

三、原始文书、照片、信件、日记等，都列入征文范围。

四、体裁形式不拘。可用一般记叙文，也可采用散文、日记、书信等多种形式。文字力求生动活泼，字数不要超过五千字。

五、至八月三十日截稿。经《文史通讯》选用，略付稿酬待“特刊”选用，再补发稿酬。凡来稿未录用者，略发纪念品。

六、稿件请寄：县政协文史资料组。征文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